

私人语录

米酒知味

| 陆晓静 文 |

入冬后,坊间自制的手工米酒就像时令果蔬一样开始陆续冒市。前不久朋友送我两桶桂花米酒,可朋友的一番心意,却没有收获到我对该酒的好评,虽然我不是老酒鬼,更不是专业的评酒师。可能是我的味蕾里始终保存着爷爷酿制米酒的味道,那种味道仿佛镌刻在了生命里,成为无法替代或超越的符号。

记得在那些饥馑年月里,在纳完公粮后余粮不足的情况下,好酒的爷爷仍会想尽办法从众人的嘴巴里夺下粮食来酿一缸酒以备过年喝。为此我的几个伯母和我母亲总少不了嘀咕埋怨。酒痴糊涂的爷爷常说饭可以少吃,过年没有酒喝是绝对不行的。当时我也很是不理解,难道酒还能管饭饱?

我知道只要爷爷开始忙碌酿米酒,年就不远了。有趣的是往往粮食还未完全发酵成酒,年还没真正到来,几个伯伯和我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掀爷爷的酒盖子,争先恐后地拷酒喝,还越喝越上瘾,为不被爷爷发现,他们几个不谋而合地拷完酒后往酒缸里兑水,即便稀释成清汤寡水仍喝得乐此不疲。有时还未到年底,酒缸基本就底朝天了,那些缸底的米粒仿佛洞悉着某种秘密。

有时我总纳闷我的酒量之所以大,想来是童年偷喝米酒时就播下的酒种子。当时我的个头还没酒缸高,父亲常差我去爷爷那里拷米酒,父亲怕被爷爷责骂,而爷爷疼我,不舍得将我拒之门外。爷爷总是边拷酒边数落我那馋嘴的父亲,殊不知是爷爷的米酒惹了他的酒瘾。

有次去拷酒,趁爷爷不在我便使劲点起脚尖,当我吃力地推移那个稻草编制的厚实酒盖时,一股清冽芬芳的酒香便扑鼻而来,我探着脑袋往酒缸里张望着,发酵后的米粒逐渐变成了奶白色的粘稠液体,那是我对酒最初的认识,莫名地激起了我偷喝的欲望。于是我捻握着竹筒做的拷酒器,拷出的酒没有先装入父亲的酒瓶,而是先入了我的口。我学着大人的模样抿着酒,发现米酒甘甜味,像糖水一样。虽然屋外冰天雪地飘着雪花,冰凉透彻的米酒甜津津充盈着口腔,一线流入喉窝,滋润着我的五脏六腑,暖意如春,飘飘欲仙,在那一刻我竟识得了酒味。昏了又昏,直到把小肚皮灌满后才把父亲的酒瓶灌满。当我踩着棉花般的步子正暗自高兴时,不料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了回家的路上。当时父亲非但没责骂,反而很开心得意,他觉

得喝酒不绝代了。

就这样我体内的酒种子在爷爷酿的米酒中一年年被喂养壮大,性情也因沾了点酒气而显得勇猛泼辣。以至于后来每年除夕夜的饭桌上,我的几个堂兄弟都不敢跟我厮杀拼酒喝,他们甘拜下风。他们有的往往一杯酒还没下肚就有了醉意,有的或成话唠,有的或趴桌上不动,而我则像英雄豪杰一般,酒桌点兵,不知何为醉意。

一转眼,爷爷已经过世了二十多年,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个除夕夜一大家子围坐喝的米酒,其实几乎都被几个偷酒喝的酒鬼兑水稀释过的,寡淡的米酒虽然没有了香醇浓郁的酒味,但在那些贫寒的年月里,仍堪比琼浆玉液,在一饮一酌间皆是浓浓年味。那些酒升华了亲情,滋润着碌碌的人生,仿佛隐藏着快乐生活的源泉……

可惜爷爷的酿酒手艺没有得以传承,他离开后,每年的除夕夜里再也喝不到他亲手酿制的米酒了,但那口盖着稻草编制的厚实盖子下酒缸里米酒的味道,却在无声的岁月里发酵成了一坛“相思酒”,浓郁的酒味凝结成丰厚的记忆,熏染着那些一去不复返贫寒却欢聚的往昔,温润着这一世难得的亲情。



欢快

摄影 穆平

你我他

报喜

| 罗光辉 文 |

“开胸纳百福,搭桥连千禧。横批:焕然一新。前不久,生命经历了一场特殊考验,现在康复中,今以此联拜年,新春吉祥如意!”己亥年的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就编了条微信发了出去。一会,手机就爆屏了。关心的,担心的,走心的,暖心的,五花八门。一位军校同学说:“怎么啦?老同学!别吓我,大过年的,又是开胸,又是破肚,怪可怕的。”想想也是,过年应该多说说喜庆话、拜年话,说这个干什么呢?我重新编了条微信发了出去:“除夕除夕,除去此夕此年息,恭喜恭喜,恭贺新禧新年喜。”

说心想事成也好,说大难过后就是喜也罢,一年来,还真是好事连连,喜事不断。

一开春,就收到好几张喜帖,喜得我晕头转向,忙不过来。

国庆期间,为新郎张翔、新娘古初丹主婚。新娘的母亲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了近三十年,节假日,我们常登台表演保留节目男女声二重唱《为了谁》。为她女儿主婚,自然很是卖力,当我说出“张翅高翔比翼飞,初展朱丹并蒂红。横批:古色今香”的贺联时,现场赞声一片,司仪说:高,实在是高!我非常得意,新人的父母比我还得意。掌声刚停,他们就跨到台前向我鞠躬,和我握手,我和新娘子握手时,像喝醉了酒,站都站不稳。

己亥年,我一直是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行走,生活一次次的馈赠,常超出美好想象,冥冥中总觉得事先有所安排,该来的都会来。五月,去了趟原部队。看见爬满青藤的营房,心中感慨万千,那是我从新兵到班长呆了三年多时光的地方。同行的战友见到在新兵连时认识的阿花,喜笑颜开。阿花讲她97岁母亲的故事,还是那

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杭州、韶关、北戴河、锡林格勒大草原,大大小小、赤橙黄绿的喜事接踵而至,我常常夜半难眠。

7月2日,阳光明媚,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走进了淞沪路上的绿道。两只喜鹊在我头顶盘旋,喳喳叫个不停。直觉告诉我:今天将会有喜事降临。我哼着小曲,迎着和风,身体轻飘飘的。回到家,翻看手机,儿子的信息:“8点18分,男孩,6斤6两。”简单的十来个字,让我激动不已,一股幸福的暖流,通透全身。

收获的季节,收到了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生课外读本《古今诗文阅读》和《语文综合阅读》。我有七篇文章编入了读本,双手捧读时,墨香沁人心脾。2019,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中国散文年会”,年会上,鲍尔吉·原野为我颁发了“最佳散文奖”。点燃激情,飞扬文字,表达自己的发现,常会有心花怒放的喜悦!

10月1日,祖国母亲的生日,红旗招展,举国同庆。那天,我们三代人一起看阅兵,孙子孙女看得很投入。孙子出生虽然只有三个月,但他看阅兵时兴奋不已,手舞足蹈。看着他兴奋的样子,我更兴奋,有接班人啦!

岁末年尾,我在三亚。阳光,空气,海浪,鲜花,神州大地,气象万千。前几天,收到曾给我散文集写过读后感的一女学员发来的微信:“‘物候历’收到吗?希望新年里的每一天,都有我的祝福陪伴您左右。”我回复:“每天有祝福相伴,是很快乐的事,等到鼠年年底‘鼠’福时,一大堆福与你共享。”她从北京发来了好几个激动的表情:“好呀,好呀,耶!”

亲情一缕

过年给孙子的礼物

| 言子清 文 |

乘长途汽车至第二故乡淮安过年,大人都上班去了,开大门的是在读研究生的孙子。他长得更高了,也不像过去忙着翻看我带去大包小包的年货中有哪些吃食?而是给我泡了一杯宜兴红茶,说“暖暖爷爷的胃子”。

他大学4年读的是食品、建筑两门。现在读研是食品。我曾笑说,食品研究生,读好,能当半个医生。现在,我欣慰于他懂得保养我的胃子了!世上最是隔代亲啊。

边喝茶,我边问:“你晓得我带来什么吗?”

孙子说:“不是我在长途电话里告诉你,淮安现在过年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别带来吗?”

我说:“你是怕爷爷路途不便,所以,连无锡名产

三凤桥的酱油排骨和惠山油酥饼都没让买。”

我从包中取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递给他:“小礼物。”

孙子好奇地伸手接:“这像是爷爷说过的,作品的悬念吧?”

我说:“它有长度。”

孙子毕竟年轻,忍不住花时间去猜塑料袋中装的是啥,手伸进袋中取出一看:“啊,一双棉鞋!肯定是42码!”

我叫他将穿着的棉拖鞋换下。

孙子换上棉鞋,说:“舒服。我怎么想不到啊?”

“思维的惯性是在家里穿棉拖鞋。”我说。

“都知道保暖先保脚。可是,如穿棉拖鞋,脚背、脚跟大面积露在外面。”孙子说,“爷爷想得更周到,实

惠。”

我告诉他买棉鞋戏剧性的经过:几天前,我在无锡清扬路边的背街小巷购物,一小店的一位老太太,知道我要去孩子处过年,为带何种年货纳闷时,她说,嘿,这手工制作的棉鞋,在家穿着打电脑、看春晚,不冻脚啊。穿棉拖鞋,好是好,就是美中不足,有风度缺少点温度啊。我大喜:柳暗花明!就它,家人每位一双,买了。奇峰突出的是:原价每双12元,她降为11元,说“11”象形两条腿行走,新年走新路。

孙子说:“这悬念,有长度,更有温度。”他在客厅里走了一圈,又像过去练室内跳高一样,一次次跃起,用右手手指触碰到这一楼的顶部。